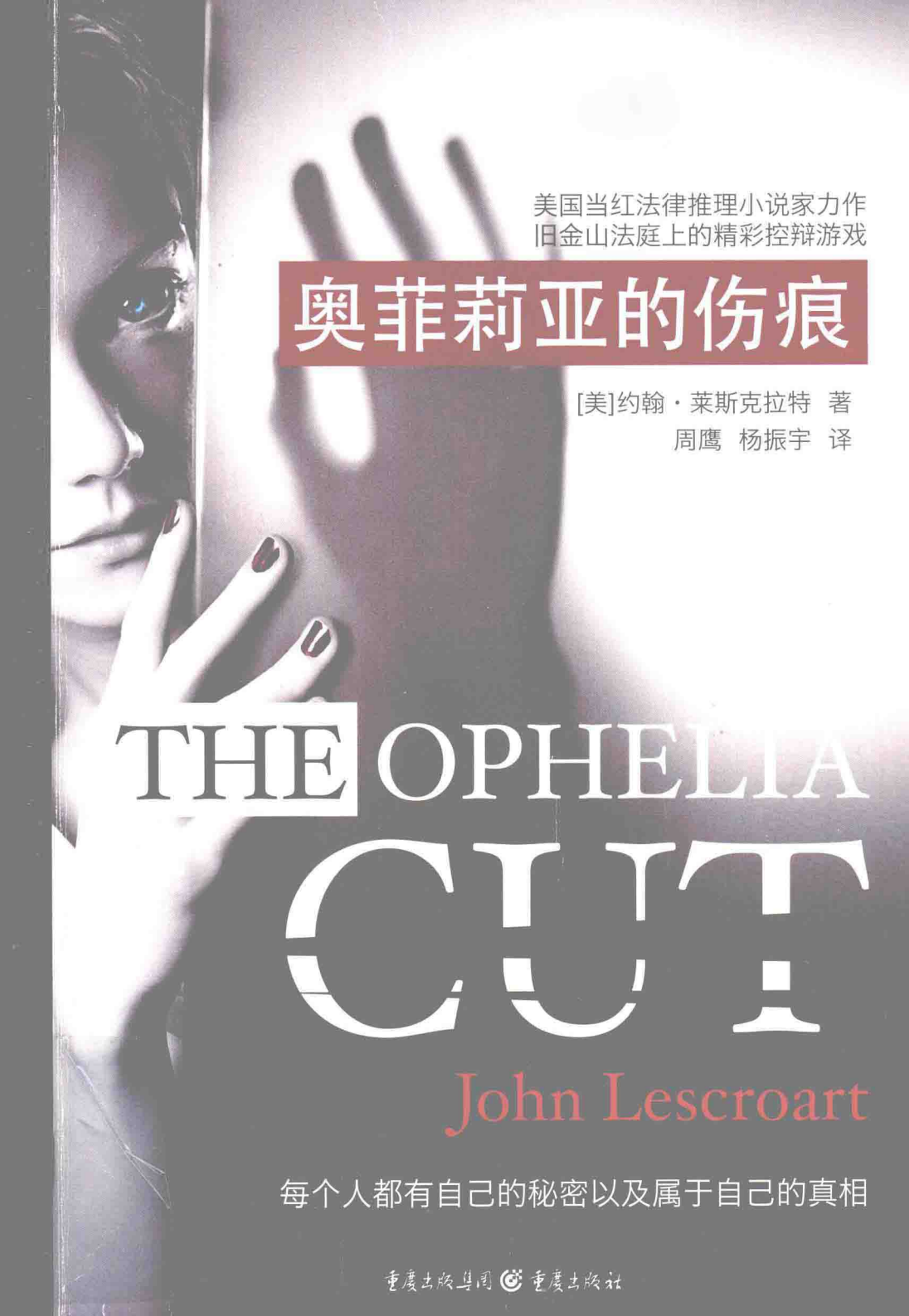




美国当红法律推理小说家力作
旧金山法庭上的精彩控辩游戏

奥菲莉亚的伤痕

[美]约翰·莱斯克拉特 著
周鹰 杨振宇 译

THE OPHELIA CUT

John Lescroart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以及属于自己的真相

奥菲莉亚的伤痕

[美]约翰·莱斯克拉特 著

周鹰 杨振宇 译

THE OPHELIA CUT

John Lescroart

版贸核渝字(2014)第23号
THE OPHELIA CUT
By John Lescroart
Copyright©2013 The Lescroart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Karpfinger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引进,由重庆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菲莉亚的伤痕/(美)莱斯克拉特著;周鹰,杨振宇译.一重
庆:重庆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The Ophelia cut

ISBN 978-7-229-07904-8

I. ①奥… II. ①莱… ②周… ③杨…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739号

奥菲莉亚的伤痕

AOFEILIA DE FANCHEN

[美]约翰·莱斯克拉特 著 周鹰 杨振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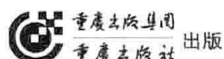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罗玉平 郭莹莹

责任校对:郑 葱

封面设计: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943@qq.com

版式设计:谄恒记工作室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3.75 字数:367千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904-8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1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32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0
【第六章】	59
【第七章】	67
【第八章】	78
【第九章】	86
【第十章】	93
第二部分.....	103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11
【第十三章】	122
【第十四章】	132
【第十五章】	140
【第十六章】	148
第三部分.....	157
【第十七章】	157
【第十八章】	168
【第十九章】	179
【第二十章】	188
【第二十一章】	199

【第二十二章】	210
【第二十三章】	221

第四部分 229

【第二十四章】	229
【第二十五章】	238
【第二十六章】	249
【第二十七章】	260
【第二十八章】	268
【第二十九章】	284
【第三十章】	293
【第三十一章】	303
【第三十二章】	315
【第三十三章】	328
【第三十四章】	339
【第三十五章】	348
【第三十六章】	355
【第三十七章】	361
【第三十八章】	368
【第三十九章】	377

第五部分 385

【第四十章】	385
【第四十一章】	390
【第四十二章】	400
【第四十三章】	413
【第四十四章】	423
【第四十五章】	429
【尾声】	432

鸣谢 435

序

安东尼·泽维尔·里奇从不设闹钟，因为他不需要。午睡十五分钟后，他在阴暗的屋子里睁开眼，静躺了几分钟，让自己慢慢清醒过来。床边的时钟上显示：14:30。

里奇三十一岁，已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八年，现在是一名警司。他独自居住在布鲁克林一座漂亮的赤褐色砂岩公寓楼的负一层里。斜上方靠人行道侧有几扇窗户，光照充足，让他宽敞的客厅没有地窖的感觉。里奇为自己的住处自豪，因而一直让它保持着整洁。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收集了一些好的东西：一张明黄色和亮蓝色相间的波斯地毯；几幅色彩艳丽的当代绘画，已经升值了不少。他还买了一张棕色皮沙发，两张低矮的现代风格扶手椅，还有一张古旧的大理石台面咖啡桌。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当代绘画，对面墙上是一排嵌入式书架，摆放着他的藏书、CD 和收藏的密纹唱片，还有一台唱机、两台尽管过时却效果很好的雷菲尔德音响，以及一台大屏幕平板电视。他这个年纪的纽约警察没有多少生活得如此舒适。

他刚刚重新装修了位于公寓后半部分的厨房，添置了不锈钢煤气炉、冰箱和花岗石工作台面。水槽旁，高科技的冷酒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静静地工作着，里面放着三十六瓶酒。厨房毗邻卧室，也就是他刚刚醒

来的地方。

他的确需要午睡。头一天晚上，他和其他大约二十名警察一起出去，在马里奥餐厅共进晚餐，庆祝格雷格·谢泼德队长退休。过去五年来，他一直在谢泼德手下干活。队长在局里有很好的人缘。他们凌晨四点才离开酒吧。黎明时分，里奇起床完成他每周一次的七英里跑步。之后，他洗衣服，去干洗店取回衣物，买了一些日用品，和表哥维克多以及表嫂贝特一起吃午饭。但是，他今晚还有大事要做：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在家吃饭，也许第一次和他交往了一个月的美女安德烈娅·伯纳迪上床。她八点来。午睡可以帮助他消除疲劳。

他沐浴、剃须、称重——一直不变的180磅。十分钟后，他已穿上休闲裤、网球鞋、运动衫，以抵御九月微微的寒意。出门之前，他还会套上厚重的灰色连帽衫，在头上扣上针织帽，还得将帽子拉下盖住耳朵，但不是为了御寒。

他坐在床上，打开手机，一时心血来潮，决定翻翻照片。他盯着他为特里·赖特拍的照片，刹那间，仿佛回到六个月前。特里·赖特是他的警察同行，也是他的前女友。

一阵悔恨之意涌上心头。当初和她分手时，他是怎么想的呢？诚然，安德烈娅是个美人，浑身透出安妮·海瑟薇（美国电影和舞台剧演员，凭借《公主日记》一举成名——译者注）的韵味。但他过去的女友个个都是美人——眼下他正处于单身男人的黄金时代，可以无休止地挑选下去。

不过，尽管竞争如此激烈，特里仍然名列前茅。现在，他正凝视着手机屏幕上她的笑脸。和安妮·海瑟薇相比，她更像斯嘉丽·约翰逊（美国影星——译者注），由于更成熟，所以更性感热辣。安德烈娅还不到二十五岁，（他猜）仍然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特里三十二岁，根据他的经验，特里在这方面已经非常娴熟。加上她的自嘲能力，让她显得特别可爱。更难得的是，特里还能逗他笑。

里奇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人。总的说来，他喜欢追求的过程，还有

最初的几个星期，有时甚至几个月的亲密性关系。但兴奋过去，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女人总是让他感觉乏味，特里·赖特也不例外。他总对自己说，他就是这样男人。他不想为这事担忧。不过此刻，多翻看几张特里的照片，尤其他们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度周末时拍的那张她身穿半裸比基尼的快照后……

天啦。

他开始感觉“性奋”起来。

也许他应该再给特里打电话。他们的分手很不易——流了很多泪，发了很多怒，但她无法否认他们之间存在的吸引力。他们的真爱哪里去了？他们的誓言呢？分手那天的情景又浮现出来。那是很糟糕的一天。

不过，他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和她破镜重圆。他可以准备一段时间，让他和安德烈娅的关系在几个月内自行了断，然后他再给特里打电话。毫无疑问，她开始一定会拒绝，但他自信可以让她服软。这主意确实不错。让时间发挥治愈魔力。然后他便开始行动。

他摇摇头，让自己从白日梦中清醒过来。毕竟，他还有工作要做。他合上相册，将手机扣在床头柜上，抓起连帽衫，向门外走去。

在离他家大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里奇有一个小储物间。储物间在一栋低矮的砖房里，大约有八十多个单元，房子前面就是一个公共停车场——停车一天收费 8 美元！不过今天是周六，刚过下午五点，停车场里只有三辆车。他用钥匙打开左手边的门，走进那座建筑物。他打开顶灯，顺着走道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距离，来到自己的储物间前。和平常一样，这地方一个人影都没有。

输入自己的玛斯特锁密码和储物间内置密码锁的密码后，他打开储物间的门。里面有四个架子，上面的物品摆放得和他家里的东西一样整齐。最上面的架子上有一个装满百元大钞的鞋盒，一共是 33 700 美元。他在门后贴了一张横格纸，在纸上准确地记录下每次存取的数字。旁边的架子上，他存放着几盒子弹和一盒手术用乳胶手套。下面的两个架子

上放的都是枪——有些登记过（当然不是用他的名字），有些没登记。枪的口径和型号各异。这些枪都是他这些年工作中顺手捡来的，一共有七支。

他动作敏捷地抽出他的新宠：一支鲁格 LCR 左轮手枪，弹容是 5 发 0.357 英寸子弹和一支不到两英寸的短枪管，非常方便隐藏。他打开旋转弹膛，将子弹一一装入，然后啪地一声将一切归于原位。五颗已足够。其实，一颗就满足他的需要。但为了万无一失，他通常会开两枪。如果他需要五颗以上的子弹，那他可能会丢掉小命。

他把枪放进连帽衫前面的衣袋中，抓起一双乳胶手套，顺便查看一下那个鞋盒，看看那堆钞票是否有异样。然后，他再次向走道两头张望，没看到一个人。他关上储物间，先锁上内置密码锁，再锁上自己的玛斯特锁。

詹姆斯·迪·马可不想让夏天就这么过去，也不想放过最后一次烧烤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这是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天气预报说，下周有雨，也许还有雨夹雪。气温将下降到华氏 30 度以下。因此，他昨天就买了四条很肥的牛里脊，今天早上起床后立即开始腌制，味道一定好极了。

韦伯烤炉让整个科尼岛上弥漫着烤肉的香味。詹姆斯、卡拉和街那头来的约翰逊夫妇正坐在后院里，喝着第二壶玛格丽塔酒。他们都穿着宽松长裤和运动衫，但谁也不觉得冷。太阳至少再过半小时才会落下。他们已经摆好姿势，准备好好享受最后几缕阳光。

詹姆斯四十五岁，尽管这听上去不太真实，但他的确觉得自己已经时来运转。他并不会自诩这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尽管他已经学会怎样把游戏玩得更好，学会利用他年轻时完全无法把握的机会。当然，他还不是特德斯奇先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加上他和特德斯奇先生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也许永远不会是。但是，随着特德斯奇先生退出赃物处理和贩毒行当，在人肉买卖行业取得成功，他也小有建树，从司机

到送货员，现在管理着皇后区整个街区的公寓——按摩院的委婉说法。

就是在这里，詹姆斯开始意识到特德斯奇先生为他提供了额外的发财机会。事情本身很简单。不过，尽管他知道从理论上讲这只是瞒报收入，但严格地说或多或少也是一种轻罪：上报的收入比他从姑娘们那里实际收取的数目稍少一点。他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很成功。这让他渐渐开始相信，特德斯奇先生其实是默许这种行为的。他的助理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提高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他也不会为此苛责他们。这些年来，这样的额外收入让詹姆斯有能力让卡拉一直过得开心舒适：每年一次游轮环游，购置些高档的珠宝首饰。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又买了一栋房子，就是这座离海边只有几个街区的房子。

他从后院里听到大门的门铃响了。他喝下最后几滴玛格丽塔酒，从椅子上站起来，将酒杯放到露台桌子上，问：“有谁需要我帮你们拿点什么回来吗？”

他走进走廊。透过大门的玻璃，他能看到来访者的轮廓。太阳已经西沉，在那人身后发出绚烂的红光。但詹姆斯走近时，看出那是一位表情友好的年轻白人。他打开门，在夕阳中眯起眼睛，说：“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希望如此。”年轻人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打扰一下，我想找詹姆斯·迪·马可。”

“我就是。”

年轻人仍然笑着：“特德斯奇先生让我告诉你‘汝不可盗窃（《圣经》的《十诫》篇——译者注）’。”

詹姆斯顿时吓得脸色发青，同时也若有所悟。

里奇没有迟疑。“噢，还有最后一件事。”他说着拔出鲁格手枪，举起来，动作娴熟地将枪管抵到詹姆斯·迪·马可下巴下，连发两枪。

四十五分钟后，里奇已经把那支枪锁进他的储物间内，回来的路上经过地铁站时，他还顺便将乳胶手套和弹壳扔进了垃圾箱。他走下通往

他的公寓的四级台阶，拿出钥匙插进锁眼，开始将门推开。

他刚刚转动门把手，一双强壮的手就从背后捉住他，用力将他向门推去。门被砰地一声撞开，他被摔在地板上，三个人把他按在地上，他的脸埋进了那张波斯地毯里。几秒钟后，他就停止了挣扎——反抗显然是徒劳的。一个缓慢而镇静的声音说：“托尼，我们有四个人，都带着武器，都很危险。顺便说一下，托尼，你已经被逮捕了。但我们来这里其实是来和你交涉的。如果你坐着，我们谈起来会更轻松愉快。你想坐起来吗？”

里奇抬起头，看到一个男人正坐在他厨房里的餐桌边，面前放着一瓶打开的葡萄酒和几个杯子，其中一个玻璃杯里已经盛了半杯。“当然。”他说，“我坐起来。我们来聊聊。”

“别玩猫腻。”那个男人把手伸到外套下，亮出枪，“不开玩笑。”

“我明白。”

“很好。”男人向他的同伴们点点头，按在里奇背上的手松开。“请派一个人去守着门。”

里奇慢慢站起来。他环顾四周，确认有三个人，和他个头相当，而且都是硬手。“你们想要什么？”他问餐桌边的人。

“请坐。”那个人指着另一张餐椅说。

“你他妈是谁？”

那人生硬地笑笑：“啊，对了，还没介绍呢。”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个钱夹，打开钱夹，露出徽章。“托尼，我们是联邦法警的一个执法小队。我叫弗兰克·拉度，我推想，你我以后会成为好朋友。请坐下。我给你倒杯酒吧？我估计你很快就想喝点，或者说需要喝点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拉度啧啧两声：“托尼，请。不成敬意。”他走上前来，拿起酒瓶，往里奇杯子里倒了一些。“来，喝点。这本来也是你的酒。喝了会感觉好受些。”

里奇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好啦，开始吧。”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对马丁·特德斯奇了解多少了。”

里奇迟疑地扫了一眼厨房，目光最后回到拉度身上：“他是汉普顿的葡萄酒收藏家和商人。他经常举办派对。”

“你为那些派对提供保安服务。”

里奇点点头：“有时会。那又怎样？一半的警察都做兼职。”

“也许是这样，但他们一般不会变成雇主的哥们儿，对吗？”

“我不是特德斯奇的哥们儿。”

“不是吗？”

“当然不是。如果你们今天为这事而来，那你们弄错了。”

拉度摇摇头：“你让我失望了，托尼。你是警察。你知道逮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会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证据就抓人。是这样吧？因此，我们到这里来，而且还是四个人——相信我，这支队伍的人数比这个大得多——而你却表现得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我们当然知道。你完了，伙计。你只有两条路：第一条，你供出特德斯奇；第二条，从今晚开始，你就到监狱里去度过你那不会太长的余生。”

拉度又喝了一小口酒，放下杯子。“听着，你是我们找了至少两年的突破口。我们知道你和特德斯奇联系紧密。我们有照片、录音、录像，应有尽有。我们知道你已经为他工作五年，认识他手下每一位重要人物。我们需要你指证这些人，以便我们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里奇放声大笑：“就算假设你说的是事实，我为什么要照你说的去做呢？”

“因为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得一辈子坐牢。”

“什么罪名？”

拉度又笑着摇摇头：“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我们还不确定你杀过多少人。不过，你储物间门上的存取清单应该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拉度又点点头。“储物间？啊哈，对，我们知道你的储物间。事实上，我们此刻已经拿到里面的全部东西，可以作为证据。你刚刚离开，我的

同事就拿到这些东西了。嗯，大约二十分钟前。”

为了拖延时间，里奇端起自己的杯子，喝完里面的酒。

“来，再倒一点。我已经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对吗？我们刚刚谈到你杀过多少人。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不需要太多尸体，只需要一具。”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有证据证明我杀过人？”

“当然，托尼，不好意思，我还必须说，我们不仅有证据，而且有很多。”

“因为我有个储物间？”

“不仅仅是那些，但那是开始。七支枪的弹道测试相吻合，但天知道它们杀过多少人。三万多现金。还有弹药。”拉度举起一只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可能没有你租用那个储物间的记录。但我们过去四个月来，一直在拍摄那个储物间的开启情况，显而易见那是你的。”

里奇重新坐直：“我想和律师谈。”

拉度咯咯笑起来：“去死吧，托尼，我在给你生的机会，你却说什么屁话要找律师。你去找律师，进监狱，等着受审吧，特德斯奇先生会让你死在牢房里的。我向你保证，这肯定会发生，你也知道会这样。因此，我们还是别在这儿说什么律师了吧。我可以一直向你提供终身保护。你帮我们指证，然后开始新生活。你明白了吗？”

但里奇把双臂抱在胸前，靠到椅背上：“我没杀过人，我要律师。”

拉度望着他的同伴们。他们已经在起居室坐下了。“你们能相信这个家伙吗？”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部手机，又对里奇说，“托尼，这玩意儿的录像效果清晰得很。自己看看吧。对，凑近一点。看看吧。”

美国法警拉度按下一个按钮，显示屏亮起来。里奇看到自己顺着一条人行道往前走。他的血一下子冲上头顶。他意识到，这是詹姆斯·迪·马可居住的那个街区。他看到自己在一道大门前停下脚步，走上那条很短的小路，敲响正门。他等着，门打开。然后，摄像机近景拍摄他和迪·马

可。拉度说得没错。录像的清晰度非常好。

里奇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那一刻，尽管那件事情的整个过程还不到三十秒钟。片刻的交谈，然后他拔出枪抵在迪·马可的下巴下。当他坐在餐椅上，看到迪·马可在响亮的枪声中倒下时，他的整个身体条件反射地颤抖了一下。

现在他正转身离开，他们拍到了里奇的正面，他的脸几乎充满了整个屏幕。最后，他终于背离镜头，懒洋洋地跑掉了。

里奇惊呆了，他摇着头不敢相信：“你们有人跟踪我？”

“托尼，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们有一打的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你。我不妨告诉你，这是一个大行动，你是其中的一步。我们早在你到达储物间之前就得到了消息，并迅速采取了行动。结果，我得说，你没有让我们失望。”

“你们明明知道要发生什么却只是摄像？你们知道我要杀那个家伙？你们可以阻止我，救他的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你们他妈的是什么人？”

“告诉你，我们他妈的是干正事的人。百分之一百！我们都是。实际上，我们真的需要你毙了那可恨的笨蛋。我相信，你能理解这一点。”法警喝了一小口酒，又咂了咂嘴，“嘿，想开点。这个世界本就残酷。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罪有应得。我们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里奇走向前，又给自己倒了些酒，一口气喝下一半。他的双手在颤抖。

“所以，”拉度说，“你不要再说什么从没杀过人这样的废话。我们已经拍到你杀人。你将为此完蛋，除非你愿意陪我们玩下去。我再说一遍，你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

里奇又伸手去拿酒：“你们怎么注意到我的？不介意我问这个吧？”

“你记得你甩掉的特里·莱特吗？你的警察同行。”

“该死的。怎么会是特里？”

“也许你以后会看开点。刚开始时，她很怨恨，后来她开始纳闷你

这儿怎么会有这多高档货，你怎么总是有闲钱。这让她以警察的思维来思考。你这一切是哪里来的？当然，她也知道你给特德斯奇干些兼职。她知道你是风纪警察；她知道特德斯奇操控着许多女孩。一切就开始清晰起来，尽管她不清楚具体是怎么的，但她来找到我们。”他带着淡定的胜利者笑容摊开双手，“然后就发生了今晚的事。”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嗯，恐怕从现在起，你要消失。”

“仅此而已？”

“差不多吧。我们今晚将你从这里带走，马上就走，把你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得到你的初步证词，用你的新身份把你安置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当我们需要你回来作证时，你必须随叫随到。这样大的案子大概需要几年时间梳理证据，在此期间，你可以过你的生活。”

“我作证之后呢？”

“那要看你自己的意思，但你最好还是待在保护计划里。”

“永远？”

“直到永远。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成家了吗？有亲属吗？”

“没有。只有表兄和表嫂，但都不是特别亲近。”

“那就应该比较简单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下决心了。”

“你们给我一个新身份，就这么简单？”

“这样很简单。你会看到的。我们喝的这酒叫什么名字？味道不错。”

“索拉亚。”里奇说，“产自意大利。《葡萄酒鉴赏家》杂志几年前把这酒评为年度佳酿。”

拉度把一根手指放进他的酒杯，示意里奇靠近一点。“安东尼·泽维尔·里奇，”他说着用蘸了酒的手指点了点里奇的额头，“我以此酒为你洗礼赐名：托尼·索拉亚。从现在起，你想在哪里生活？”

托尼·索拉亚想了想，然后点点头说：“我听说旧金山不错。”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摩西·麦奎尔早就想单独见见迪斯马斯·哈迪。

于是，他出乎意料地造访了哈迪在三十四大道的家。此刻，在这个阴沉沉的十一月星期天下午，两个人正匆匆沿着基利大道向海滩走去。摩西不想让他唯一的妹妹，哈迪的妻子弗朗妮担心。但他自己却是心烦意乱。

那天早上，旧金山的第二大报纸——《信使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名叫谢拉·马瑞纳斯的专栏作家写的。这是系列文章中的一部分，主题是本市未破的犯罪案件。这篇文章回顾了六年前一个被叫做“坞边惨案”的事件，五个人在 70 号码头的枪战中被杀，包括本市重案组组长巴里·格尔森。

这篇文章让麦奎尔极度震惊。他觉得哈迪的感受也会一样。

“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叫她可恶的马瑞纳斯的。”哈迪说，“没有人读她的文章，摩西。我不会担心这件事的。”

“我读她的文章。还有许多人读她的文章。她提到了你的名字。”

尽管哈迪感到一阵恐惧，脊背发麻，还是强作镇静：“她提到你了
吗？”

“没有。”

“亚伯、吉娜，和其他人呢？”

“提到了弗里曼。”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戴维·弗里曼已经死了。他不可能说话了。
对吗？”

麦奎尔继续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别告诉我你没把这件事记在
脑子里。”他说。

哈迪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它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子里，
摩西，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我担心的不是我们做过什么。那事我们别
无选择。我每天担惊受怕的是事情可能败露。”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当初……可能要好一点。我是说，我其
实已经读过一篇那样的文章，我只是在等着最后的结果。”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当初应该将这件事公诸于众？答案很简单：
永远不可能。你甚至不应该冒出这样的念头。那将会毁掉很多人的生活，
包括你自己的。”

“好吧。但这样无休止地生活在担心中，害怕哪天事情败露——”

“——也远比面临生死抉择要好。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哈迪又开
始走起来，把摩西甩在后面。走了几步后，他问：“你感到内疚？”

麦奎尔摇摇头：“没有。这就是我觉得不会那么糟的原因。如果人
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会明白我们别无选择。那是纯粹的正当防
卫。”

“的确如此，但不让其他人来做这样的结论或许会更好。我们知道。
我们终生背着这个重负。这就够了。”

“但那件事情折磨着我。这就是我想说的。”